

新詩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隱匿指出，「我讀到的這批稿件比較少為參賽而過度用力的得獎體，比較多是較為隨興、完成度較差的作品，雖然我個人很享受閱讀一些有如嗑藥般搞怪的詩作，但是那些當然不能選入，總之，介於入圍與否之間模糊地帶的作品非常多，若是要全部選出的話，我可以選出三十篇沒問題！但是我當然不能這麼做，所以最後我選出十七篇，和善鈞交換名單之後，我再重新考慮一次，並且在討論中又被說服，刪掉了幾首，最終得到的是十二首詩。比較特別的是，這次竟然選出了兩首台語詩，希望它們有機會入決審。」

同組的游善鈞表示，自己會先尋找心動之作，結果只有一首，「『心動』乍聽很直覺，但對有經驗的讀者來說，『心動』包含了很多成分，包括文字基本功，題材的選擇，主題的切入角度，都會一併考量。可惜有通過最基本標準的稿件很少。再看一輪，挑出六首跟隱匿討論，和她選出的十七首重疊四首。整體讀來我有點失望，會期待作品可以让你眼睛一亮，或打開新的視野——詩可貴的地方就在這裡，它比其他文體要自由很多很多。結構性也好，內容性也好，期待被衝擊，結果有點失落。」

夏夏說，初讀一百七十多篇稿件，只選出四、五首，後來放寬標準多選一些，她指出，「很多作品題材是有趣的，但可能是比較隨興的寫法，或寫作者還不很熟悉詩的語言，雖然拿到好牌，可惜牌

技未足，因此選出的作品類型、質感有些相近。跟長青討論時，我們都刻意想再挑進一些質感較特別，或跟『得獎體』較不同的詩，雖然這些詩可能有一些明顯瑕疵，還是希望它們能闖關成功。這次評審經驗感覺優劣懸殊，好的詩四平八穩，但驚喜就沒那麼多。」她並提出，「現在AI非常強大，我擔心會不會有作品是用AI寫的？如果讓AI先寫，再後續調整，這樣也算是創作嗎？」

和夏夏同組的李長青認為，「這批稿件樣貌很多元，有兩首台語詩，情感上我覺得滿開心的，但沒辦法選入複審，因為沒有寫得非常好。有些詩不符規定，少於三十五行，有些說理成分太多，有些又太直白，有些語氣稍怪，前後矛盾而無法給出合理的讀法。所幸有一些作品完成度很高。」他點明篩選標準是檢驗詩的完成度，「無論題材是什麼，視其內容和題目扣連的程度，來決定是否送進複審。」

孫梓評表示，「由於遊戲規則的設定，似乎藏帶著一定程度的敘事，較能支撐結構。但這會陷入一個陷阱：如果敘事真的這麼重要，為什麼還要用詩的形式來寫？因此，對我來說，有敘事的成分，確實使單趟閱讀的旅行更不容易無聊，但絕對不能受限於敘事，相反，對於作品來說，最重要的部分，往往不是敘事。而是，詩能做到的開放性和歧異性，那裡才有讀者和評論者可以棲身之處。因為是文學獎比賽，較樸素的寫作但能勾勒心境或情境的作品，相對吃虧，在文字上經營，帶著一點表演性質，還是比較快能夠在舞台上脫穎而出。疫情，MeToo，這些議題，也出現在作品中，不過此次閱讀經驗中，彷彿還有某一個均質的世代，困在某種疲憊與厭倦，沒辦法脫身的類似感受，成為情緒，

很多首詩都在表達類似的狀態。一不小心，就成為抱怨與牢騷。詩可以呈現狀態，但最好不要只是牢騷。」

同組的葉覓覓說，「我和梓評各挑了七首，只有一首重疊，我們喜歡的詩真的非常不一樣，這樣很好，因為大家都有被看見的機會。這批稿件也有人寫到A I，寫作者確實有在順應時事，當中只一首跟MeToo相關的詩比較觸動我，其他我選的，比較是在形式或創意上有特別的寫法。我不會說那首MeToo的詩非常完整，可是我的某些內在生命狀態是被觸動的。我最近也在陪伴一群受MeToo傷害的女性，以及一個自閉症孩子，因此這類主題我會感到很親切，也能讀出詩裡所寫情感是否真實，畢竟有些人可能只為了主題而寫，沒有實際相關經驗，那樣的作品我不會有太多共鳴。此次評審沒有讀到很多在創意形式或語言上拓展的驚喜，多為較陳舊或自溺的書寫，有點可惜。」

新詩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鯨向海表示：「今年有AI元年的說法。」他認為：「人工智慧能不能寫詩，有很多爭議，一般說來大家都不相信人工智慧能寫出有個人風格的詩，因為人工智慧沒有靈魂，所以不會有個人意識。如此想來，要如何在文學獎來稿中辨別出有個性的詩至關重要，將來若文學獎來稿中出現ChatGPT所寫的詩歌，評審能夠辨別出來嗎？相反的，將來會不會由人工智慧來擔任評審呢？人工智慧能夠分辨好詩跟壞詩嗎？如果這個設想覺得匪夷所思，那麼我們現在擔任評審，或許就要能夠做到跟人工智慧不一樣的程度，譬如不是光看一些表面工夫就讓稿件過關，需更能夠在稿件中找到有靈魂的作品，不然，跟委派人工智慧來審稿，恐怕也沒有區別。」因此，「我是贊成文學獎適當地反映時代氛圍。寫自拍，回收場，處方『籤』或者性器官等，都是很好的嘗試，但更欣賞其中對人類情感歷久彌新的刻畫。我也喜歡賦緬懷的事物予新世代的觀點，譬如以殺雞的視角寫MeToo，或用危樓爛尾譬喻身體，以養狗暗喻詩與生活的情志，用山水畫寫悼念的葬禮，種種巧思創意，或許是AI所不能觸及。」

楊宗翰說：「我從第一屆開始擔任此獎評審，觀察到一個滿明顯的變化，其一是此獎獎金高，牌子大，過去曾出現許多宏大主題，如今讀到這一批作品，發現主題變成非常生活、個人、私我，就算寫照護議題，也不是基於使命感。其二是出現好幾首很『猛』的題材，包括〈殺雞的人〉、〈門前冥

想」等，不容易在一般文學獎看到，可見投稿者已不忌諱寫任何主題。其三是儘管沒有宏大主題，但頗多作品關注細節與個人情感變化，還是有可取之處，來稿量雖不是歷屆最高，還是有不少作品觸動我，能感覺到身為讀者的幸福。」

顏艾琳留意到，這次有好多首都寫「日常的詩生活」，讓她覺得，「很多寫詩的人都注意到林榮三文學獎，因此讀這一批作品，好像在窺探現今詩人的生活。」她同意大主題很少，幾首題材生猛的，「很符合現在的網路議題。」但也有寫得扎實的詩作，比如〈夏日的山水畫〉，很有溫度。她認為，「參賽者如何錘鍊出自己的語言跟風格，會是我比較關心的。或許也因文字同質性太高，作者才會試著讓題材更猛，但是除了猛，也要真。比如寫MeToo，畢竟還是得透過詩的語言，去寫出那些不堪的畫面，錘鍊文字是不可避免的。」

新詩獎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孫梓評

詩不是要說不痛不癢的話

時間：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唐捐、陳育虹、陳義芝、鴻鴻、羅任玲（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本屆共收到五〇二件來稿。由隱匿、游善鈞；夏夏、李長青；葉覓覓、孫梓評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四十七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每人一篇，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顏艾琳、楊宗翰、鯨向海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唐捐當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總體意見與評審標準。

陳義芝：我因為當過編輯，認為詩要能傳播，好的作品要有飽滿的感性。如果一首詩只發洩自己情緒，沒事情可寫，就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無法動人。寫的人儘管費盡心思也未必是好詩，因為詩不

應該變成雕蟲小技，詩被認為是語言的藝術，可能是文類中最容易耍弄的，但「玩」要有其意境。這次我選出幾首很喜歡的詩，有的構思出奇，為事物創造新面貌；有的則是感受深沉，如果是情詩，是非常赤裸熱烈的，另外也有對現實有所批判者，頗有意義。

陳育虹：徵文辦法中說「嚴禁抄襲與代筆（包括A I）」，讓我想到二〇一六年達特茅斯學院有一次調查，把人類的作品跟A I所寫的對照，發現音樂很容易被A I取代，小說和新聞也可以混淆一下，詩卻幾乎全被猜出來哪個是機器寫的哪個是人寫的。其中有個得過普立茲文學獎的評審說，A I所寫，欠缺一首好詩的流暢性，文法、詞彙的表達跟語言的運用，有點不倫不類；另一個在MIT任教的老師說：詩應該來自對人有意義的經驗，那才是詩的生命，因此可以判斷哪一首詩是人寫的，因為每一首詩都是人的經驗。我們當評審也是一樣，每一首詩都是一種關切與涉入：情詩是涉入一個人的情感，社會議題則是涉入一件事情。對人有意義的事情，我們才可以寫到詩裡去。此次大部分作者文筆都有程度，我們可以讀出來這是否他體會很深、願意涉入的一件事。此外，有些人表達很複雜，但細節多、不一定就要話多。我希望讀到一些能馬上吸引我的文字，有的詩細節很多，但是很平淡，沒有衝擊性，我就會先放開。

羅任玲：此次作品共同特色是對生命或生活有深刻思索，不管選擇什麼題材，親情愛情或社會，跟以往讀到有點不同，這批作者思索愈來愈深，也因各有千秋，取捨有某種程度的困難，十五篇中大概有十篇都值得得到名次。我最終選擇的標準：一，題材特殊性。有些題材稍微普通一些，很多人都

可以寫出來。二，表現手法獨特性。雖然詩是比較高級的抽象語言，但作者的魅力與否，很容易能展現。這也是詩能否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三，詩的藝術性。超過四十行的詩，其藝術性就是比一首靈光一閃的短詩難度高了很多，作者是否可以在四、五十行內，從頭到尾展現駕馭文字與思索結構的能力，都是詩最後能否成功的關鍵。這三點我尤其重視獨特性。有些作者很努力在寫，但就是少了一點什麼——能不能寫出你自己的詩，或只寫出和別人差不多的詩？固然與作者才情有關，但也關乎鍛鍊，就像運動員。我可以讀出作者是否長期鍛鍊其詩的肌肉。

鴻鴻：讀到好詩是一種快樂，跟一群高手一起討論詩也是一種快樂。所以來當評審是很開心的事情。此次作品水準非常高。我選擇的原則有兩點：一是時代性。由媒體主辦的文學獎，不應只是面對永恆或抽象的讀者，還應有對當下社會發聲的意義，要能面對實際的讀者，今年選出來的詩，應該和五年前、十年前很不一樣才對。二是個人性，某些題材為什麼要你來寫？你到底寫出了什麼？無論題材大小，非常私人的東西也可以有其時代意義。

唐捐：我也高度評價這一次入圍的作品，讓我們眼睛一亮。讀完有一些感想：首先，寫詩一定程度上是語言的試驗，詩人負擔責任，讓這時代的語言變得精純與美好，所以，如果能勇敢進行語言試驗，是值得鼓勵的。若與對岸詩壇相比，我們這十年的年輕詩人，應該還可以更勇敢做試驗——試驗完，怎樣到達藝術是另一個議題。第二，詩要能撩動世界，假如世界太穩定，要撩動它，讓它不安；如果世界太混亂，要有讓世界和諧或穩定下來的力量。總而言之，詩不是要說不痛不癢的話，詩人一

定是站在世界面前跟世界對話，講出讓讀者或評審心動的話，這樣的撩動，一方面與外在評論有關，二是關乎時代內在思維的變化，應該會有一些消息藏於其中。其三，詩學有其基本道理，一首好詩即便做試驗，也不是要用很魯莽、滅裂的方式，要能合乎詩學。人是血肉之軀，我滿重視人的可感受性，在詩裡面，這常是抒情的力量，或者說，詩的音樂性來自血肉之軀的體驗，我們愈有藝術的磨練跟自覺，才華就比較容易落實。兩者若能相互平衡就是最理想的作品。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五篇，結果為：

四票作品

〈廢田，冷海，曠野中的白矢〉（陳育虹、陳義芝、鴻鴻、羅任玲）

〈殺雞的人〉（唐捐、陳育虹、鴻鴻、羅任玲）

〈門前冥想〉（唐捐、陳育虹、陳義芝、羅任玲）

〈自拍流出〉（陳育虹、陳義芝、鴻鴻、羅任玲）

二票作品

〈養一條狗叫荒荒〉（陳育虹、陳義芝）

〈夏日的山水畫〉（唐捐、陳義芝）

一票作品

〈漫性處方籤〉（唐捐）

〈北漂〉（鴻鴻）

〈蓄勢〉（唐捐）

〈佇客廳睏中晝〉（鴻鴻）

〈回收場〉（羅任玲）

○票作品

〈蝸居〉、〈我很好〉、〈引導寫作：如果我有超能力〉、〈因為它在那〉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漫性處方籤〉

唐捐：此詩主題清楚，語言有跳動的狀況，但懂得用音樂推動詩句，節奏感有一定的魅力，只是結構沒有做太多經營。

羅任玲：我本來也考慮這首詩，病痛很多人寫過，此詩卻有奇妙視角與幽默感，題目使用「漫」和廟裡的「籤」都有巧思與慧心。可惜詩中的「你」出現多次，但沒有掌握好人稱變換，尤其最後一節是較大敗筆。

唐捐：似乎開頭兩句，就是爲了解釋整首詩人稱分歧的混亂狀況。

（唐捐放棄此篇）

〈北漂〉

鴻鴻：這是一首幽默的成長紀事，從詐騙電話開始寫，寫出個人成長歷程。最後兩節特別好，結尾很直爽，有一種傷感。

唐捐：作者有意識操作淡化的技巧，看起來是靜靜地、安詳地說，但內心有其感慨。

（鴻鴻放棄此篇）

〈蓄勢〉

唐捐：這首詩的語言，是文學獎較常見的典型的美好，題材有代表性，說出一個年輕人追求過程的徬徨，分行斷句比較圓熟，讀起來很順暢，結構、敘述很穩當，詩行也飽滿，相較之下沒有那麼閃亮的意念。

（唐捐放棄此篇）

〈佇客廳睏中晝〉

鴻鴻：我心裡幫台語詩留一個保障名額，這幾年台語詩發展滿好的，過去台語詩可能有種「目的性」，這首詩則有一份從容，語言使用也很美妙，比如「洗衫機起童」。意象，聲調，都很有意思。陳義芝：這首詩我讀了好幾次，略有一些疑惑。不知道我這樣的判讀對不對：感覺整首詩的詩

意，不是以文字符號建構，而是聲音符號轉化成意義所完成。我會思考在這樣的比賽中，到底能不能和其他的詩擺在一起比較？這首詩當然有它的清順，有情節，也有內涵，只是它也需要那麼多的注釋……

羅任玲：一首詩不論它以何種語言完成，藝術性都應該是優先考慮的。〈佇客廳睏中晝〉這首詩很安靜，很美，而且有一種簡單、天真的趣味。我想它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註解太多，雖然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但一首三十六行的詩卻有超過三十個註解，無論如何都會造成讀詩時的干擾。而這麼多的註解是否有其必要？以及在不同的語言之間如何拿捏轉換，這些都是必須思考的。

唐捐：作者用台語去寫，跟其他的華語詩一起比賽，有其艱難的地方。但作者有其用心，用字參照《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這其實是現在比較提倡的方式，但一般讀者還沒有接受那標準化。因為所謂的「標準」，不只是約定俗成，還需要一點政策的力量。因此作者被迫安排很多註解，這也顯現出他的不得已。這是一首很有鍛鍊的台語詩，拿「在客廳睡午覺」當詩題也有一點出奇，語言的操控和音樂性，都很用心，因為一般台語詩會把說話成分放得比較重，說話感太強就犧牲了音樂性、抒情性等。但台語詩也在追求藝術化的過程之中。於是〈佇客廳睏中晝〉就像一隻漂亮的孔雀跑進烏龜王國來選美，我們是烏龜王國……

鴻鴻：我選這首詩，也是想標注一種「時代性」，因為台語詩正邁向一個不同的時代與美學。當台語慢慢往標準化的路上前進，我們的下一代完全以這樣的用字去學台語，他們慢慢長大，會寫出很

多這樣的作品，不只是詩，還包括其他文學作品。這是一個過程。至於為什麼還需要那些注釋，那是寫給我們這些還不習慣台語標準字的人看的。我感覺這首詩不是用華語寫完翻譯成台語的，其「氣口」與思維完全是台語的。它當然不一定要得獎，但能讓我們重新正視這些問題。

（鴻鴻放棄此篇）

〈回收場〉

羅任玲：讀這首詩，彷彿走進北美館看見一個裝置藝術，這主題過去比較少人寫，詩是有趣的，而且非常生活化，有其思索。但因為我還有其他喜歡的作品，沒有非常堅持。

（羅任玲放棄此篇）

二 票作品

〈養一條狗叫荒荒〉

陳義芝：詩不管用深奧雅言或親切口語來寫，構思角度要很特別。通常在詩裡寫「詩」不見得討好，因為往往把「詩」提到第一高位，或乾脆說「寫詩沒用」，但作者對待「詩」不迎不拒，為「詩」創造另一面貌，甚至把「詩」化為伴侶；荒荒這條狗，就是「詩」。整首詩雖沒有特別警句，但藉著荒荒演繹生活，滿有味道的。有一些句子也很好，比如「生活忽然有了自己的修辭」或「我們學著對屋簷謙卑」，不是拗口扭曲的故作文青語言。

陳育虹：這可能根本是一隻流浪狗，所以叫荒荒。我覺得作者在問：詩跟一隻流浪狗，你更需要照顧什麼？詩是理想跟虛幻之物，狗是現實中需要照顧之物，在夢想跟生活之間如何妥協？如何在現實中發現現實的樂趣？這是非常生活化的一首詩，兩個人加上一隻流浪狗，寫出詩跟生活的關係，很多細節，沒什麼廢話。生活跟現實就是需要我們放棄很多，最貼近人的抒情詩就是得用最日常的題材寫出來。

羅任玲：日常生活幾乎都是平淡小事，因此也比戰爭、疫情等特定主題更難寫，功力不夠就會變成流水帳。這首詩的巧妙就是加入那一條叫做荒荒的狗，讓整首詩有了主題，隨著荒荒奔跑，整首詩出現一種流動感，那重複也形成歌謠，而歌謠就是民間生活。最後兩句並且把整首詩都提高了起來。

鴻鴻：這首詩最好的地方，就是這條狗的名字叫荒荒。作者試圖辯證生活比詩重要，因此不寫詩之後，「生活忽然有了自己的修辭」——但生活本來就有自己的修辭，為什麼要不寫詩才意識到此事？除此之外，很多情調是好的，也把狗寫得很好。

〈夏日的山水畫〉

唐捐：整首詩語言在很濃跟很淡之間，亦有清雅處，完成一幅主題並非很鮮明的畫，用很多小美感堆積起來，與其說是描繪山水畫，更像記錄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沒有鮮明的主要意象，是比賽中不太有利的地方，但語言操作滿成熟、迷人的。

陳義芝：此詩呈現淡淡的哀思，彷彿用一幅畫寫生死離別，把生死這麼重的議題寫得清雅，語法

輕盈推進，是很不容易的。因表達含蓄，整首詩很幽微，死亡像只是去到另一個空間，所以，我們甚至無法分辨：到底是你死了，還是我在你的世界裡面死了？「我會畫個無限好的夕陽給你」讓人想起楊牧〈淒涼三犯〉：「你必須記得我畫過成羣的蝴蝶／領你走到一棵比畫中稍高尺許的／白楊樹」。最後一節稍嫌可惜。

唐捐：確實可能是用死做隱喻，實寫愛情，不落痕跡。

羅任玲：這首詩藉著山水畫，寫死者與生者間的迷離關係，有它獨特之處。作者對生死也有頗深的思索和領悟。可惜的是部分段落比較弱，應該還有斟酌的空間。

四票作品

〈廢田，冷海，曠野中的白矢〉

陳育虹：現實議題，很明顯寫風電，作者思路非常清楚，講一件想抗議的事，可是沒有盛氣凌人的說話。這是一個寫作者的特質，他可以寫得非常偏激，但他沒有。畢竟詩外無人，人外無詩。整首詩有對話的人，像實地採訪，一種在場的涉入，不是買空賣空的寫法。他看到，他聽到，他感覺到這些事情。除了第二段從一個老女人寫到大自然的死亡，也用各種角度來觀看，包括海上風電等。把風電葉片形容為「白矢」，是一個很大的意象。通篇寫了很多，但不像報導，是詩的寫法。儘管有關切有涉入有質疑，態度卻很敦厚。

陳義芝：就像多年前大家關切國光石化的海邊生態，這首詩寫海邊村莊因為風力發電的滄桑變化，沒有使用奮激的語言，而是寫出地方的人的生活艱辛，有些語言不錯，比如第二章寫風機一直轉，「整個鎮上只剩下糲糊似的語言。」或是寫巨大風扇發出的聲音，「蜂群聲、嘔嘔聲、尖嘯聲」。但也有語言比較生硬的部分，比如「養出他二十年一身的風骨」。結構上，二三四的分章毫無疑問，第一章如果要对應底下二三四章，在「白紙黑字的條文」裡加上「風力」或「發電」等伏筆，會使整首詩更加嚴謹。但畢竟是一首對台灣現實課題滿有意義的作品，詩不能離開人世。

鴻鴻：寫得非常好，有很多細節是驚人地好，比如老農簽地契那一段，「筆桿／愈來愈黏」，或寫風力發電的風機「是收割海風的使者」等，既寫實又有詩意。寫實是你真的在那個生活裡頭才會認識到的細節；他特別記下來，詩意就出現了。

羅任玲：這首詩一開始的「廢田」是指岸上風力發電，「冷海」是海上風力發電，「曠野中的白矢」則是兩者，題目都照顧到了。四段連結很好，第一段看似沒有直指風力發電，其實農田廢耕被收購，就是暗示，這讓它保有曖昧詩意。此詩動人處是既真似幻的荒涼情境，接近電影場景的蒙太奇鏡頭，語言高明，轉場也毫不突兀。第四段寫維修人員的指尖，事實上就是一種批判，但不直說，寫出詩裡最難掌握的一種朦朧。

唐捐：此詩題材，結構，表現的豐富性都沒有問題，局部語言確實有些比較無雜的成分，有些修辭不是很完美，某些細節可以寫得更暗示性，但由於它有別的優點，其無雜反而提升到風格的層次。

作者對局面的控制是滿好的，在有限篇幅中，很完整把這個議題所涉及的底層的矛盾與困難都表達出來，其風格不是一般詩的鍛鍊性與壓縮式的，很精準淘汰掉不想講的東西，就像換幕時切掉不必說的。其語言有藝術性，但不是我想像中比較乾淨俐落的表現方法。

〈殺雞的人〉

唐捐：此篇有點像小說或戲劇，透過一名說話者，講述一件傷痛往事，語調不讓人感覺控訴，而像在寫人物。因此整首詩有兩條線，不全是控訴阿叔，也把阿叔當成角色經營，語法帶有高明的反諷色彩，雖然我們知道這姿態是刻意做出來的，但這樣的控制需要相當的技巧，作者不想直說但我們都知道暗示為何，暗示性使他的詩更有力量。

陳義芝：這首詩曖昧性十足，可以知道作者想要揭露或批判，但有部分文本表達，情節稍微不清楚，比如「一隻雞還在冰箱裡躲貓貓」，如何「五萬次回頭」？以及，阿叔脫下褲子，如何不是驚動雞，而是「驚動滿地粟米」？包括最後說「像阿叔一樣厲害」，是怎樣厲害？似乎寫得比較玄虛。

陳育虹：這首詩寫得很好。寫一個小男孩怎樣被他的近親侵犯，他用了一些其實很強烈的話，形容公雞玩偶被卡車輾過，點出「侵犯」是怎麼回事，那種黑暗的場景都出來了。第三節講到脫下褲子裸露，滿地粟米，雞飛狗跳的不安，小男孩非常單純就像「水晶剔透」。第五節，「我不乖，我還是痛」，那是一個小孩受驚又不敢講話，扭動脖子就像雞一樣，看得人心驚肉跳。後面寫阿叔想用一部卡通安撫那男孩，他也想試著忘記那些事情；再寫到阿叔個人性傾向，阿叔像兩面人，在阿母面前是

一個弟弟，背面則是一個性侵犯，這都存放在敘事者記憶中，但他不能講，所以那個夏天他學會了腹語。是讀起來滿沉痛的一首詩。

鴻鴻：這篇讀起來很像小說。第四節寫「就能找到深處的白嗎」，那是什麼？應該是指純潔？但把意念給意象化時，有點太理所當然。後頭寫「阿叔跟貓貓要來金色的假髮」，阿叔是一個性侵犯，但又有變裝癖？兩者是否有矛盾？

羅任玲：這是首Metoo的詩，題材相當特別，作者很像電影導演，鏡頭鎖定在一個沉悶、無人知曉的夏日午後，所發生的事只有阿叔知，男孩知，還有那些無知的雞。詭異的荒謬場景處理得非常好，已經長大的人回憶童年往事，因為拉開距離，也讓讀者得以參與惡夢般的緊張感，親身經歷底層人物的生活片段。可惜結尾也有一點刻痕，雖然「長大會像阿叔一樣厲害嗎」應該是反語，但有一點刻意製造的效果。

〈門前冥想〉

羅任玲：此詩關於生死的思索深刻，情感動人，前面小川安娜的引言是整首詩最重要的引線，給了作者寫這首詩的啓發。鏡頭從年近半百的新手父親為女兒換尿布開始，鏡頭來到那年夏天祖母入殮，又轉到情人含羞的貝殼，又轉到臥榻的母親，再轉到妻子，最後回到女兒身上，結構非常完整，貫穿整首詩的是連綿不斷的海洋意象，作者既是父親，也是孫子，兒子，情人，丈夫，幾乎一個男人一生所能經歷的角色都被他寫進去了，也幾乎觸及所有年齡、身分的女性，架構龐大，就像一片廣大

的海洋裡有無數的人交織的悲喜一生。其深刻與美麗是這十五首詩中罕見。可惜，第二節結尾有點語病，作者可能花了一些心思調整，還找不出更好的表達。最末稍微有點刻意，但不影響整首詩的精彩。

陳育虹：整首詩從女性陰部發想，他做為旁觀者，從祖母，情人，母親，妻子，女兒三代看來，將女性陰部視為生命著陸的灘頭，因此才會出現這麼多海洋意象。我們確實會從潮來潮去等聯想到女性跟水的關聯。而一如看到歷史才會看到將來，當詩寫到最後，作者已經想像到將來。有人寫細節會過多累贅，但他不會，順理成章，層層推進。很難得有一個人可以把一個題目想得這麼細，至少我自己都沒有想這麼多，詩讓我們重新省視一件事情。

唐捐：這首詩滿快就吸引我，特點是用男性角度來看他想寫的題材。很迷人的地方是它有敘述性，也有與自己切身相關的抒情性，有些字眼帶著近乎崇拜的視角，使這題材超越了性的層次，廣大，深刻，達到美感與哲思，思索著生命的層次。他的技巧，特別是語言，熟練，又不至於圓熟到平掉。

陳義芝：以前沒有人這樣寫過「生命之門」，他卻從頭到尾都在凝視與思索生命所從出。可說是很徹底的身體書寫，有些描寫很隱微又準確。構思也很周延。我只有一點小的困惑，不知道其分節的用意，整首詩分節為二十三行，十一行，四行，不知道作者是否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鴻鴻：這首本來在我的五名之內，後來把名額讓給台語詩。我對結尾「輕撫女兒姿態如俯身／上

岸，像虔信的使徒——膜拜」有一點意見，因為那等於把整首詩藏在後面的情感說白了，亮了底牌。

〈自拍流出〉

陳育虹：臉書偶爾會回播一張過去的照片，或許這首詩也是相似情況，因為一張照片想到過去人事。作者感情很深，從自拍回憶起年少輕狂，「曾經是啤酒的香菸的深夜的祕密的」那兩句，用很隱喻的方法來寫；後面又寫「反轉鏡頭微笑自拍」，年輕人那種自戀的樣子都感覺到了。接著很浪漫寫如何拍攝天空拍攝雲，「也沒關係」非常口語，但你可以讀出他的想法，彷彿你離開也沒關係，做為敘事者的「我」還是想「奉獻火山裡全部的活」，付出不求回報，因為是我，但「現在都是空的了」。一張照片讓他想起所有的沒有，那些雖然過去了但沒辦法迴避的，原來都還在。讓他有一點恍惚。整首詩寫得很清淡，深刻就在清淡裡面。詩裡的情感不必鬼哭神嚎，卻能把現代人的感情盡付其中。

陳義芝：描寫感情經歷，失去而落空的一首詩，敘事者感傷「自拍流出」，曾經充滿憧憬，以為可以如何，其實不然。曾經為對方赤裸，已經發生，所以沒有了不在場證明。過去未必都是溫暖的，現在都空了。這題目太厲害了，我當它是一個「意象」，以前沒有過。因為有手機才有「自拍」，有電子媒體才有「流出」，藉此形容兩人關係，語言乾淨，用詞特別，包括「素顏葷體，小草的順服野獸的吼」都很有意思。

鴻鴻：這首詩是天生的詩人寫出來的。其他有此詩雖然也寫得好，但很用力，這首詩行雲流水，

很自然把許多精妙意象鋪陳開來又完全沒有離題。「乾乾淨淨簡直像一張信紙／輕易爲誰摺成紙飛機就朝窗外射出去」，這種動感，線條，意象，非常漂亮。「是放一把火／燒掉對吧？」有口語味道，節奏感又好。「自拍流出」確實是頗具時代性的現象，用此來描寫很傳統的情感狀態，很有意思。

羅任玲：用許多許多「曾經」串連起來的追悼詩，追悼滾燙的青春情事。這毋庸置疑也是一首情詩，情詩難寫，要能不流於爛俗，作者的才情和語言是很重要的。「天空藍得夠浮出月光的時刻」，這句子一般人絕對不會想到，是作者語言的才華，也就是這種驚人的迷幻的美感，才營造出一首詩必有的質地。因爲太多人都在「作詩」，這首詩沒有那種造作感，所以確實是天生的詩人。此外，許多詩敗筆都在結尾，這首剛好相反，最後神來一筆，讓整首詩的沉重感輕盈了起來。

唐捐：「自拍流出」在語境上應該不只是重看自己拍過的照片，似乎多半會指私密照，作者略有一點轉換，用這個來寫情詩，就很有點子。儘管如此，其中幾個段落，不知爲何還是會有性的聯想，包括「每次你身體離開時，都帶走一部分的熱」或「奉獻火山裡全部的活」，當然那也是情詩很自然的一部分。真的也是技巧不錯，還有一種隱密在其中，也就解釋了爲什麼讀起來有迷幻的美感。因爲他讓愛情不是只有精神性，還包括某些身體感。語言流暢自然，每走幾步就有亮點吸引人停下，乍看沒有很用力寫詩，但經營語言其實有天生詩才，分行斷句也很獨特，不是平常華麗感覺，卻能製造詩味。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一票作品盡皆放棄，評審決議從剩下的六篇作品逐篇給分，最高6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廢田，冷海，曠野中的白矢〉 23分

〈唐捐 4分、陳育虹 4分、陳義芝 4分、鴻鴻 6分、羅任玲 5分〉

〈自拍流出〉 23分

〈唐捐 2分、陳育虹 6分、陳義芝 6分、鴻鴻 5分、羅任玲 4分〉

〈門前冥想〉 22分

〈唐捐 6分、陳育虹 5分、陳義芝 2分、鴻鴻 3分、羅任玲 6分〉

〈殺雞的人〉 16分

〈唐捐 5分、陳育虹 3分、陳義芝 1分、鴻鴻 4分、羅任玲 3分〉

〈養一條狗叫荒荒〉 12分

〈唐捐 1分、陳育虹 2分、陳義芝 5分、鴻鴻 2分、羅任玲 2分〉

〈夏日的山水畫〉 9分

〈唐捐 3分、陳育虹 1分、陳義芝 3分、鴻鴻 1分、羅任玲 1分〉

因〈廢田，冷海，曠野中的白矢〉與〈自拍流出〉同分，評審經過又一番審慎討論，最終決議舉手表決：〈自拍流出〉獲三票（陳育虹、陳義芝、鴻鴻）獲得本屆首獎，二獎爲〈廢田，冷海，曠野中的白矢〉，其餘則依分數高低，三獎爲〈門前冥想〉；〈殺雞的人〉、〈養一條狗叫荒荒〉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

決審簡介

唐捐

一九六八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台大中文系教授。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世界病時我亦病》等，詩集《噢，柯南》等多部。

陳育虹

一九五二年生。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曾獲瑞典蟬獎、《聯合報》文學大獎。著有詩集《霞光及其它》等多部，譯作《淺談》等多部，散文集《2010／陳育虹》。





陳義芝

一九五三年生。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組主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著有散文《晚來天隨筆：2000年日記》等；詩集《蜂巢：陳義芝·新世紀詩選》等；評論集《風格的誕生：現代詩人專題論稿》等多部。



鴻鴻

一九六四年生。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曾獲吳三連文藝獎等。著有詩集《跳浪》等多部，另有散文、評論、劇本、小說等多種。曾創辦《衛生紙+》詩刊（二〇〇八—二〇一六）。現主持「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及「黑眼睛跨劇團」。



羅任玲

一九六三年生，台師大文學碩士，曾獲梁實秋文學獎、年度詩人獎等。著有詩集《初生的白》等多部，散文集《穿越銀夜的靈魂》等，以及評論集《台灣現代詩自然美學》。